

受傷先知的愛：一個胸懷上帝情義的傳道者

A Wounded and Prophetic Love: A Preacher with the Pathos of God

盧雲的《負傷的治療者》

- 一九七二年盧雲（Henri Nouwen）出版了《負傷的治療者》（*The Wounded Healer*）一書。
- 易泛施（Evans）在其導論開宗明義說道：「牧職於是成為一個醫治和修復（healing and restoration）的事。」
- 因為負傷的治療者，指的是那位治療者本身乃是傷者。
- 近年來興起的創傷研究（studies of trauma）也和傷害或傷口（woundedness）有關。
- 傷害，有個人的，也有集體的。
- 今天，我們反思的是傳道者和傷害連上關係。這一個反思是聖經的，是神學的，也是承載著經驗的。
- 我們要思考的，是傳道者的身分和職事。

傳道者：被揀選而負傷的僕人先知

- 我們如何界定一個傳道者呢？
- 這個報告的進路不是抽象的，而是含有自傳式的、反身的，也即是說它帶有主體的經驗。從這角度切入，經驗塑造或帶來的閱讀中與經文的共鳴和領悟，甚至更貼切的說，經驗像是一個詮釋的杓子，一杓撈起了聖經中所呈現出的幾個重要的角色：作為集體人格的以色列、上帝本身、僕人、先知，在創傷（trauma）或傷害（injury）或負傷（wound）這些角色交融於一的經驗。
- 作為先知、僕人的傳道者，如何在負傷中認識自己，認識上帝並祂所差來的基督。
- 上帝和把祂之為祂顯明出來的基督，和作為僕人先知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 上帝如何作為有一位有情義而受苦的上帝，那把祂表明出來的基督也並活現一個受苦受創的生命。那些被揀選的，也承載著這樣的生命，或說被帶入這樣的生命歷程，而因此認識了自己，所認識了上帝。
- 傳道者一個怎樣的人呢？盧雲對於傷口或說一個負傷的傳道者，集中於點出傳道者的孤單（loneliness），分別為「個人的孤單」（personal loneliness）和「專業的孤單」（professional loneliness）。
- 盧雲如此形容：「我越是想到孤單，越是想到這孤單之傷口，就如大峽谷一般——一道深深的切口，從我們存在的表層直切入我們裡面，但卻成為一個深不見底的美麗和自我認識的泉源。」
- 盧雲對孤單的描述，不單是診斷，也是一種靈性的再敘事，是嘗試走出一條出路。那出路不是一種靈性的得勝主義，所謂的靠主得勝，而是如賀南迪斯所說，是直面一種生命的不完美。
- 我們的目的，不是要依循盧雲所描述的那種傷口，而是直視一種被拒絕的傷口，一種更取自於聖經的先知傳統中一貫出現的被拒絕。

- 這種被拒絕既是先知的遭遇，也是上帝自身的遭遇。
- 恩情與孤單，這位被拒的上帝不是無動與衷的上帝，祂也是差遣傳道者的上帝。我們要進一步看見這差遣者和被差遣者的關係。

傳道者——先知講道者

- 傳道者必須如「先知講道」。但甚麼才是其中關鍵的條件呢？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四章一節裡說：「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尤其是作先知講道。」然後第三節說：「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我們若對先知傳道沒有認知，恐怕難免忽略了第一節「追求愛」和「先知講道」的深層關係，以為那只是第十三至十四章的銜接語。
- 我們不敢說保羅在此是提出先知和愛的關係。不過，我的切入點是，作先知講道，必須有愛；或說，必須有舊約所展示的上帝的悲憫（*pathos*）之心。
- 赫舍爾（Abraham Heschel）指出：「『悲憫』（*pathos*）這個字，相當於拉丁文的 *passio*，來自於 *pati*（承受），意味發生在人身上的某種狀態或條件，某種使人成為被動受害者的事物。這個詞彙用來指痛苦或愉悅這類情感，也被用來指稱熱情，因為諸般熱情被理解為是由某個在吾人之外的的事物所引發的靈魂狀態，在這段時間內，心靈受到情感或熱情的影響。」
- 先知「感知上帝的話語」，也感知「上帝臨在的能力」。¹上帝不是被抽象分析和探討的，而是被經驗的。「對先知來說，對上帝的認識就在於與祂之間的團契」。²赫舍爾如此形容上帝的悲憫，說是人的處境「不經意召喚出上帝心中的悲憫」。³
- 更精彩的界定是：「神聖的悲憫毋寧是一種對人類歷史的反應，是一個由人類行為所引發的態度；它是一個回應，而非一個原因。人類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能動者，而不只是接受者。他擁有引發慈愛情感的能力，也擁有引發憤怒情感的能力。」
- 不過，這「引發者」不完全是我們所要說的先知。當然，他有時也扮演這個角色。我將要說明的是，這先知同時是一個回應者——即是作為上帝的代言人而言之時，他成為了上帝悲憫——也就是上帝情義——的承載者。
- 上帝如何展現祂的情義呢？透過牽腸掛肚，因以色列之背叛而感受嫉恨哀怨，因受傷而引發的憤怒和失望。故此說，上帝之為上帝，祂的悲憫之心是會被人牽引而發的。

遠離無痛的神學

- 莫特曼（Jurgen Moltmann）有意避開和拒絕一種「無動於衷」（*apathy*）的上帝論，轉而強調上帝的情感（*pathos*）。

¹ 赫舍爾（Abraham Joshua Heschel），先知神學，335.

² 赫舍爾（Abraham Joshua Heschel），先知神學，336.

³ 赫舍爾（Abraham Joshua Heschel），先知神學，338.

- 莫特曼也提到北森嘉藏（Kazoh Kitamori）的《神痛神學》（*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
- 北森嘉藏說：「『上帝之痛』的神學的任務，就是要把那主張上帝沒有痛苦的神學贏過來。」
- 對北森嘉藏而言，「痛苦中的上帝，就是那位以自己的痛苦解除人痛苦者。耶穌基督就是那位以自己的傷口醫治我們的傷口者（彼前二 24）。」
- 誠如俄利根所說：「救贖者（redeemer）出於對人類的憐憫而降世。在祂忍受十字架之苦前，甚至在祂決定取肉身之前，祂就已先承擔了我們的苦難；因為若非祂預先感受過這些苦難，祂便不會降世參與我們的人類生活。」
- 盧聖師（Franz Rosenzweig）說得好：「上帝親自將自己與自己分割，祂將自己傾倒給祂的子民，祂與他們一同承受苦難，祂與他們一同走入異國的苦難之中，祂與他們的漂泊一同流浪。」

第一以賽亞中的傷：以色列的傷和上帝的傷

- 聖經裡關於受傷、傷口的話，常出現於先知書裡，最為人熟悉的如以賽亞書一章裡說道：「你們為甚麼屢次悖逆，繼續受責打呢？你們已經滿頭疼痛，全心發昏；從腳掌到頭頂，沒有一處是完好的，盡是創傷、瘀青，與流血的傷口，未曾擠淨，未曾包紮，也沒有用膏滋潤」（賽一 5-6）。
- 似乎所說的痛，是指以色列民而已。但作他們的上主，他們的父的上帝，又豈能無動於衷，豈能不痛呢？
- 上主說：「你們的土地荒蕪，城鎮被火燒燬……」（賽一 7-9）。乍眼讀來，這一段話像是罪責以色列民說的。若是把它對應於香港這些年所遭遇，便會讀成，其「荒蕪」，其「被火燒毀」，其「被侵吞」，其「被圍困」，都是罪有應得，都是自招的。不過，或許把些話看成是對以色列的官長們說的，整個感覺就吻合對位得多了。
- 耶和華說：「所多瑪的官長啊，……蛾摩拉的百姓啊，……」接著又說：「你們許多的祭物於我何益呢？公綿羊的燔祭和肥畜的油脂，我已經膩煩了；公牛、羔羊、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悅。」（賽一 10-11）。
- 這是一個集體的創傷。但反過來而言，耶和華是因他們的叛逆背叛而受傷。
- 如果我們以為上帝說以色列滿是流濃的傷口之時，是一副鐵石心腸、「抵你死」的樣子，恐怕還認識這位上帝，恐怕我們所事奉的是一位自義的上帝，而非聖經所啟示為我們受苦受傷的上帝，並十字架為我們釘死的耶穌基督。

與上帝情義交疊的先知：耶利米

- 耶利米是出了名的流淚先知，本港神學家稱他為淚眼先知耶利米。北森嘉藏也引述（Kittel）說：「耶利米是個深深看見上帝之心的人。」他自己說：「我充滿感恩，因蒙准和耶利米一同去經歷上帝心臟的深度。」

- 耶利米書全卷充斥著上帝和先知的豐富情感，而有時兩者交疊出現。比如說在第八章裡，我們讀到如：「憂愁時我尋找安慰，我心在我裏面發昏」（耶八 18）這裡頭的「我」應該是指耶利米。然後幾節之後，又說：「因我百姓的損傷，我也受了損傷。我哀慟，驚惶將我抓住」（耶八 2）。到底這「我」是上帝還是先知本人呢？
- 「但願我的頭為水，我的眼為淚水的泉源，我好為我百姓中被殺的人晝夜哭泣。惟願在曠野有旅客的客棧，我好離開我的百姓而去；因他們全都行姦淫，是行詭詐的一黨」（九 1-2）。本來第一節可以說是耶利米，但第二節說到因百姓之不忠，而惟願住在曠野的客棧的，更像是耶和華上帝。
- 這樣，我們看見一個因自己子民的被叛而受傷和難過的上帝。轉而言之，祂被拒絕和出賣。而先知書所展示的不是一個無動於衷的上帝，而是一個因愛而受傷者。
- 然而，祂所呼召的先知，也將成為一位受傷者。
- 上帝給他應許說：「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鐵柱、銅牆，對抗全地和猶大的君王、官長、祭司，並這地的百姓。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勝過你，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耶一 18-19）。成為先知，注定了被攻擊，俗語說忠言逆耳。
- 不過他的感覺是，那攻擊是源自於上帝，或許他覺得上帝說要與他同在的應許，遠超被攻擊的強度，所以他感到被上帝欺騙了。他說：
 - 耶和華啊，你欺哄了我，我也被你欺哄了。你比我強，並且得勝。我終日成為笑柄，人人都戲弄我。我每逢講話的時候，就哀嘆，我喊叫：「有暴力和毀滅！」
 -」（二十 7-10）。
- 耶利米哀歌的刻劃更加深刻。詩人感覺自己是被耶和華刑罰、攻擊和苦待。他說：
 - 1 因耶和華憤怒的杖，我是遭遇困苦的人。2 他驅趕我走入黑暗，沒有光明。3 他反手攻擊我，終日不停。4 他使我皮肉枯乾，折斷我的骨頭。5 他築壘攻擊我，以苦楚和艱難圍困我；6 使我住在幽暗之處，像死了許久的人一樣。7 他圍住我，使我無法脫身；他使我的銅鏈沉重。.....。11 他使我轉離正路，把我撕碎，使我淒涼。12 他拉弓，命我站立，當作箭靶；13 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14 我成了全體百姓的笑柄，成了他們終日的歌曲。15 他使我受盡苦楚，飽食茵陳；16 用沙石磨斷我的牙，以灰塵覆蓋我。17 你使我遠離平安，我忘了何為福樂。（哀三 1-17）
- 這一種經歷完全擊垮了先知。他完完全全感受到這是上帝的攻擊。這一點也是兩千年後馬丁路德所經歷的。
- 不過，這對詩人的攻擊，也是對以色列民的。這種詩人自身和以色列集體的重疊，是舊約常用的敘事手法。這種重疊是雙重的，這是其中一重，另一重的重疊是先知詩人和上帝。
- 詩人彷彿成了以色列的代言人，對上帝伸訴說：「你使我們在萬民中成為污物和垃圾。我們所有的仇敵張口來攻擊我們；驚嚇和陷阱臨到我們，殘害和毀滅也臨到我們。因我百姓遭毀滅，我的眼睛淚流成河」（哀三 45-48）。

- 然後，他的心情又回到自己身上，申訴他如何成為別人攻擊和怒罵的對象。他充滿委屈地說：
 - 52 無故與我為敵的追逼我，像追捕雀鳥一樣。53 他們要在坑中了結我的性命，丟石頭在我身上。……那些起來攻擊我的人嘴唇所說的話和他們終日攻擊我的計謀。63 求你留意！他們無論坐下或起來，我都是他們的笑柄。……（哀三 52-66）
- 成為了的笑柄一點也不好受。想必現實中是完全孤立。一個成為人笑柄的人，別人必定疏遠，像遠離不潔淨的人一樣。
- 詩篇六九篇的詩人幾乎完全一樣……心裡卻是焦急的。他或許也和詩人同一個心情：「因我為你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並且辱罵你的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詩六九 9）。
- 上半句出於約翰福音耶穌潔淨聖殿那一幕，作者以回憶的方式說：「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我為你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約二 17）。至於下半句，保羅則加以引用。他這樣說：
 - 「1 我們堅強的人應該分擔不堅強的人的軟弱，……如經上所記：『辱罵你的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羅十五 1-3）。
- 保羅有保羅寫此話的處境，估計基督之受辱成為他勉勵羅馬教會的底氣。人若辱罵我們，我們便由得他們吧！我們固然不好受，但我們既靠著主而能堅強，就藉自己的堅強去體恤他們（鄰人）的軟弱，或許他們能因此得到益處。這也是保羅的屬靈生命觀——效法基督、承受辱罵，或許叫他人因此得著益處。

何西亞和耶和華上帝：受傷的戀者

- 楊牧谷所寫的何西亞書的釋經書把書名取得好，叫著《受傷的戀者》。
- 所生的孩子，一個叫「不蒙憐憫」（羅□路哈瑪），一個叫「不是我的子民」（羅□阿米）。但耶和華還是吩咐何西亞要把她娶回來。「耶和華又對我說：『你去愛那情人所愛卻犯姦淫的婦人，正如耶和華愛那偏向別神、喜愛葡萄餅的以色列人符』（三 1）。
- 何西亞所經歷的，是背叛又再背叛，完全不好受。然而，他的經歷和耶和華上帝的經歷交疊了。或許也是藉著這樣的經歷，何西亞進入上帝的情懷。
- 失去以色列的上帝，因著她的背叛，因著她轉而愛上巴力而心傷的上帝，仍選擇去愛，仍想去吸引她回到祂身邊。祂說：「因此，看哪，我要誘導她，領她到曠野，我要說動她的心。……她必在那裏回應，像在年輕時從埃及地上來的時候一樣」（二 14-15）。
- 為甚麼要帶「她」去曠野呢？因為那裡沒有別的人吸引他們，巴力也不會再在那裡出現，以色列就只有那位最初與她立約的上帝。（二 19-20）。
- 讓我們再從另一個面向了解耶和華上帝並祂僕人的心腸。

第二以賽亞的受苦僕人：耶穌和保羅

- 受難節時常用以記念那被殺的羔羊我主耶穌基督所用的經文。但或許我們也因此忽視了經文中所刻畫的那位僕人。

-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
- 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
-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
- 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是被神擊打苦待。
- 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賽五三 3-5)。
- 然後，又說：
 - 他被欺壓受苦，卻不開口；
 - 他像羔羊被牽去宰殺，
 -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 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誰能想到他的世代呢？
 - 因為他從活人之地被剪除，為我百姓的罪過他被帶到死裏
- 和上引耶利米哀歌相遙相呼應的，彷彿這是先知僕人必然的遭遇。
- 我們可否問：這後世成為耶穌基督的預表者，在第一代以色列被擄子民的處境中，所宣講的是一個甚麼樣的樣貌的僕人？
- 這一種集體和個體雙重含義交錯下的僕人形容，便是第二以賽亞筆下所刻劃的僕人。
- 如果說這個受苦僕人不一定要指唯一的一位——後世所指的彌賽亞耶穌，那他便可以套用於任何使人想像到此縮影之含義下者。
- 其實，路加敘事下的保羅，便用上了這想像。
 -於是保羅和巴拿巴放膽說：「上帝的道本應先傳給你們；只因你們棄絕這道，斷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因為主曾這樣吩咐我們：『我已經立你作萬邦之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十三 44b-47)。
- 保羅引述的話，便是取自以賽亞書(四九 6)。這便是把「僕人之詩」套用在自己身上。
- 使徒行傳筆下的保羅，確實被刻劃成上主的僕人，像他服事的主一樣。主怎樣在最後一周於耶路撒冷三次預言自己受害，行傳中也在保羅前往耶路撒冷之途，三次透漏保羅必有受害。耶穌怎麼說「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在保羅被提醒前頭必要患難等著他之後，仍定意前往耶路撒，行傳裡藉門徒的口也說：「願主的旨意成就。」
- 所以說，我們認為如此解讀行傳筆下的保羅是穩當的。若以保羅自己的話來說：「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十一 1)。這心態和生命，我們可以有信心的說，他真是以賽亞書所啟示的「受苦的僕人」了，像他所服事主耶穌一樣。
- 至於以賽亞其人，在他蒙差遣的時候，已經注定被拒絕。上主對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了又聽，卻不明白；看了又看，卻不曉得。』要使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發沉，眼睛昏花.....(賽六 9-10)。以賽亞反問這要到幾時，答案是到他們被擄之時。.....阻止也阻止不來，這是悲劇也！
- 以賽亞的這個召命，說白了就是作一個說話被人當邊風的先知，一點都不好當的差事。

作為先知的耶穌和保羅

-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如果我們說這話反映於作受苦的僕人的呼召，那它也同樣可用在作先知的職事上。北森嘉藏說：「耶利米堪稱為舊約的保羅，而保羅則堪稱為新約的耶利米。對保羅而言的『十字架上的上帝』，乃是耶利米的『痛苦的上帝』。」
- 誠如我們上文所指出，上帝的僕人這一個預表，可以應驗帶不同人物上，而最終極的當然是耶穌基督
- 從作僕人的角度而言，耶穌基督是上主忠信的僕人，保羅也是，但他自稱是主耶穌基督的僕人

受差者效法基督者

- 保羅之受差（徒九、十三、廿二、廿六），我視之可列入歷代受差先知的行列。他說：「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他不是認為我們有那作為主的基督耶穌的生命。我們不是主，但卻因祂在地上的榜樣，使我們得以效法基督。這是歷代以來作門徒的呼召。
- 比如中世紀的 Thomas a Kempis 的 *Imitatio Christi*，二十世紀的潘霍華的《追隨基督》（*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Nachfolge*）。
- 猶達（John Yoder）所寫的《耶穌政治》（*The Politics of Jesus*），以及榮格（Walter Wink）條路所寫的第三條路（*The Way: Jesus and Nonviolence*）。
- 話說回頭，效法基督在蒙召者而言，更是無可推諉。若有蒙召作先知講道（說預言）的（林前十四 1），便走在先知的行列。然而，一個作先知的該有甚麼樣的生命特質和召命呢？以下我們將指出受傷、受苦之作為上帝僕人的身分認同。

耶穌和保羅皆為受創的先知僕人

- 我們先前引述到以賽亞書五十三章的受苦僕人，並指出這經文歷代以前已成為受苦之基督的預表。在此不必贅言，耶穌受難周裡所經歷的：預言受難、傷心欲絕預感被父所棄、門徒出賣和離棄、被冷嘲熱諷、被譏笑辱罵、被吐唾沫、被鞭打、四肢被釘、被掛十字架。
- 這些無疑都構成創傷的經歷（traumas），或許也可以稱之受傷（injury）和傷口（wound），我們要指出的是身心靈（psychosomatic）整體的傷害。當然，在文明社會的現實環境裡，我們未必見到身體上的傷害，但文明社會也有其中的叢林，也有其野蠻的現實，各樣的政治鬥爭含義下的背後插刀、嫉妒中傷、出賣和拒絕、奚落和杯葛，也足以帶來深度的傷害。
- 無獨有偶，保羅之傳道人生，如前所述，在最後階段也有那種受難周的預知患難，屢被羞辱、幾重被審的經歷。在提摩太後書裡的回顧，他說：「我初次上訴時，沒有人前來幫助，竟都離棄了我，但願這罪不歸在他們身上」（提後四 16）。
- 他先前寫信給哥林多教會的時候，曾有如此心聲：「我們處處受困，卻不被捆住；內心困擾，卻沒有絕望；遭受迫害，卻不被撇棄；擊倒在地，卻不致滅亡」（林後四 8-9；另參六 4）。

先知之作為負傷的治療者

- 來到全文最後一部分，我們回到盧雲所說的《負傷的醫治者》。
- 借用賀南迪斯的話說：「盧雲既從耶穌復活的身上依然見到祂的傷口，心裡由衷感到欣慰……我們的傷口也不會從我們身上挪去，而是成為別人盼望的源頭」。
- 一個人想真正關心別人的福祉（well-being），「就必須把自身脆弱的一面給別人作為療癒的源頭。」對盧雲而言，最關鍵的問題不是「我們如何把自己的傷口隱藏好？」以致我們不必感到尷尬，而是「如何用我們的傷口服事別人？當我們的傷口停止成為羞恥的源頭而成為療癒的源頭，我們便成為了負傷的治療者。」

結語

- 傳道者，如前所述，是被上主所差遣的僕人和先知。以赫舍爾的說法而言，他也是一位被上帝悲憫（祂並非無動於衷者）所充滿者。保羅說效法基督，一個以效法基督（基督乃是上主道成了肉身）的生命，必然不會是一種無動於衷的生命。
- 他在各方面都被呼召來像基督、像上主，不定然是自己願意如此。比較準確的說法是，像先知這樣的人物，他們是被圈進上主自己的心意中，蒙揀選被差遣，顯明祂的心意，並叫人認識祂是誰，就是一位滿有恩典信實和情義的上帝。
- 這樣說來，一位以上帝的話語為職事的傳道者，他的生命也必要叫人看見上帝的情義，而更徹底的說，叫人體會到上帝的痛。痛，是一個牽痛身心的經驗，無法用抽象的神學來涵蓋。
- 傳講痛的神學者，必須本身經歷痛。是為先知，是為僕人。他反映的不是一位無動、無動於衷（apophatic）的上帝，也不是道德典範的耶穌，卻是受傷的基督。
- 作祂僕人的先知講道者，即傳道者，也當如此。